

安亭归有光遗迹探微

吴永甫

归有光，号震川，学界称震川先生，其文被誉为“明代第一”。他的一生，尤其是他徙居安亭镇 20 余年的经历，犹如一部回肠荡气、高雅极致的电视连续剧，生动地反映了明代中期社会背景、科举考试、文坛状况、家庭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他经过了六次乡试、九次会试，道路极为坎坷，但为文、授业、治水、抗倭等诸多方面很有成就，而且许多事情都是发生在他徙居安亭时期。据史书记载《震川先生文集》605 篇散文，写作年代可考者在半数以上，其中 180 篇作于这个时期。另有一些作品，写作年代不详，但也极有可能出于这个时期。

归有光继妻王氏系安亭人，她是知书达理、勤劳、识大体的贤内助。归有光在《畏垒亭记》中有段记载：说是“余妻治田四十亩，值岁大旱，用牛挽车，尽夜灌水，颇以得谷。酿酒数石，寒风惨栗”，维持生计，作为一位举人夫人，实在不易。更为感人的是，王氏对归有光屡试不中，从无怨言，而是鼓励、宽慰。归有光在王氏过世 10 年后所写的《世美堂后记》中有段回忆，在“庚戌岁（公元 1550 年），余落第出都门，从陆道旬日至家。时芍药花盛开，吾妻具相问劳。余谓得无有所恨耶。”（问妻可有所恨）其妻曰：“方共采药鹿门，何恨也？”她以《后汉书·逸民传》的典故，慰藉丈夫志坚不移。归有光听之感动。当时的情景是，“余哭之恸”，泪流不停，“吾妻

亦泪下”。文章末尾所叙更是催人泪下。说是“一日家君（归有光父亲）燕坐堂中，惨谓余曰：‘其室在，其人亡，吾念汝妇（媳妇）耳。’”人们听了这些牵肠挂肚的话，谁不为之动情？笔者不想对归有光的家庭感情之事多下笔墨，着重要说的是：归有光徙居安亭以后，对嘉定乃至当时的文坛有何影响？清代学者阎若璩曾有评价：“隆庆以后，天下文章萃以嘉定，得有光之真传也。”而要细述此事，还得从归有光何时何因到安亭说起。

访古探幽 寻访遗址

归有光原籍江苏昆山县，嘉靖二十年（公元 1541 年），他第一次赴礼部会试失败，于是就想变换环境，找一个僻静的地方潜心读书，安亭是意中之地。据他自述：“自昆山城水行七十里，曰安亭，在吴淞江（苏州河）之旁。”“土薄而俗浇，县人争弃之。余妻之家在焉。余独爱其宅中闲靓，壬寅之岁，读书于此。宅西有清池古木，又垒石为山。山有亭，隐隐见吴淞江环绕而东，风帆时过于荒墟，树杪之见。华亭九峰，青龙镇古刹浮屠，皆值其前。亭旧无名，予始名之曰‘畏垒’。”文中提到，吴淞江及华亭九峰等等，读来颇感亲切，所以，我多引了几句，可是一落实到此居今日在安亭何处？这是难题了。

据《林则徐日记》记载，在道光十四年（公元 1834 年）七月初一，时任江苏巡抚的林则

徐到安亭，“沿小河行三里许至书院，为明震川先生读书处。”“诸生二百余人在门迎候，”“入门五楹学舍，再进为讲堂，题曰‘茹古堂’”，“再进有前后轩三楹，北临曲池，池旁有亭，曰‘畏垒’，乃震川先生之旧也。”“循而西下，尚有曲亭小轩数处，其曰‘陶庵’，亦（归）太仆旧名也。”这些记载，与归有光所书的《畏垒亭记》、《陶庵记》大致相同。但是，我有疑虑，因为在林则徐去安亭访问的前六年，也即是道光八年（公元1828年），他的前任江苏巡抚也是他的知友陶澍为纪念归有光在此建造了震川书院及因树园。按常理，林则徐所见的应是书院，而不是归有光的读书处。查阅《安亭志》得知，归有光读书处在安亭泾南端井亭桥堍，书院则在该泾之北端菩提寺附近，两者相距甚远。为了探个究竟，我就按图索骥寻去。

一路走去，所见安亭泾是一条美丽的河流，两岸浓荫滴翠，石砌的河堤，整齐美观，水埠头的石级悠然伸向河中。沿河民居粉墙黛瓦，鳞次栉比；庭院深深，花坛飘香，清静安谧，呈现了浓郁的水乡风情。安亭泾北端有座严泗桥，历史上曾是昆山县与嘉定县的分界地。至今桥身还留有一副楹联：“十字分水两县界，百里市聚四方人。”可见这里当年的盛况。随着历史的变迁和商业中心的东移，此处显得很清静，只是严泗桥石隙中绽出的那棵古老苍劲的石榴树，每年六月，依然盛开花朵，如骄阳炙人。安亭泾南端的井亭桥，掩映在绿树丛中，桥面小草丛生、石级倾斜，具有深厚的历史感，但是周围无古代民宅，更无明代震川先生读书处。

然后，我又翻阅清代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编纂的《安亭志》，发现有《寻归震川世美堂遗址》、《寻畏垒亭遗址》、《过震川先生古宅感赋》等诗词，给人感觉归有光读书处在当时已不存在了，其中一首诗的题目就是《安亭江上震川先生故居被毁》，内有“劫火伤陈迹，遗居比寝丘。”由此可以判断，林则徐所

见的是震川书院，而不是归有光的读书处，因为嘉庆早于道光年代。林则徐所见的畏垒亭等建筑是后人仿造的。此处虽不是归有光的读书处，却也是他常来之地。那里原有的菩提寺，归有光常去休憩，与长老探讨学问。在长老七十寿辰时，归有光还写《赠菩提寺坤上人序》，表示祝贺。可惜这个古寺仅剩的一殿，也在“文革”中被毁去。使人欣慰的是，当年的书院现在是历史悠久的安亭中学，菁菁校院，琅琅书声，不失古朴典雅的风韵。

安亭讲学 有光真传

归有光是中国文学史上的著名人物，是明代唐宋派的一员主将，许多著作已成传世之作。其学术观点对清代桐城派最有影响。《明清散文流派论》称：“桐城派是一个继承唐宋八家到归有光古文传统的流派。”可见其地位之高。如此文坛大家，在安亭生活了20多年，必然对嘉定及周边地区的文化发展有影响。以笔者之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安亭讲学，培养人才。他到安亭讲学第一年，即有“二三子或有自远方而知者，相与讴吟于荆棘之中。”第二年以后，四方学者，多至数十百人。学生出类拔萃者有“嘉定四先生”——娄坚、唐时升、程嘉燧、李流芳。娄坚师从归有光，能融会贯通，自成一派，书法更是天下绝妙，至今嘉定秋霞圃中“涉趣桥”三字，即是他的墨迹。唐时升写的古文继承了归有光的特点，作诗风格雄健、评论世事，周密得当。两人与诗人程嘉燧、才子李流芳共称“嘉定四先生”，有《四先生集》，钱谦益为之作序，大意说，归有光逝世后，贤能的学生都在嘉定。“四先生”熟悉老师的论述，并且经常研究讨论。他们的为学，无不承接了业师所教，但所写的诗文大多出于自己的理解。在这方面，四人都具备了。还有嘉定文坛三兄弟张应文、张应武、张应忠，也都是归有光的弟子。应文有著作《中晚唐

诗选》、《天台游记》、《雁荡游记》、应武有《三江水利论》，应忠精治毛诗、春秋左传，学有成绩。归有光弟子的共同特点是崇尚古学，一时间成为嘉定的风尚。

二是为安亭乃至嘉定的教育事业打下坚实的基础。归有光在安亭讲学 20 余年，从嘉靖二十年（公元 1541 年）算起，至今已有 450 余年。如果从陶澍办震川书院算起，也有 170 多年了，中间虽然经过一些曲折变化，但是依然坚持在原址办校。今日，虽然名为安亭中学，而归有光的影响未减，师生们都是怀念着震川先生，在校园中，有两尊雄伟慈祥的雕塑像，一尊是林则徐，一尊是归有光。路过这里，无不举目凝视，引起无限崇敬。塑像周围古树古迹林立，有古碑 6 块，均是明清时期名家的手迹。两棵古银杏，树龄近 700 岁，一棵罗汉松树龄也近 400 年了。这些古树木象征了学校继往开来悠久的历史，蕴含了震川先生濡染教泽的办校精神，昭示了民族英雄林则徐对莘莘学子的关心，显示了教育事业欣欣向荣后继有人的兴旺景象。到 2000 年，该校有学生 1613 人，73 个班级，是个颇具规模的学校。

三是发挥了名人效应，增强了本地及周边地区的文化氛围。历来文化活动都要依附于一定的载体，不断扩大影响逐渐形成氛围。但在不同时代载体的表现形式不尽相同。归有光在安亭讲学时，社会上流行请名人写堂记和墓志铭。这种应酬文章，尽管归有光力求回避，但也盛情难却，不得已而为之。这是一种历史现象，任何人都不能逾越。这类文章，留传至今，同样有文学价值。比如，归有光写的《雪竹轩记》，文字优美，景色幽雅，文章不长，如同一泓清流，潏回旋覆，读后，耐人寻味。归有光写的堂记，也因人因事而异，如《菊窗记》的深沉隽永，《偕老堂》的欢快节奏，《乐全轩》的自我解嘲，各显风采，而且影响面较广，流传于群众之中。

四是促进了水利建设。林则徐对归有光有个评价，说他“儒术岂虚谈，水利书成。”说明归有光是一位理论联系实际、办实事的学者。归有光在安亭时写了《三吴水利录》、《论三吴赋役水利书》、《水利后论》、《三江图叙说》等著作或文章，对三吴水患的根源作了深入的分析，提出三吴水患不是人事不修之过，而是修之不当的恶果，还有盲目围占水道的原因。于是，归有光提出了专力疏浚吴淞江，开排两岸芦滩，退还围田，救灾赈贫等措施，此意见被应天府巡抚海瑞所采纳，付诸实施，造福于民。

安亭之后 南翔情结

归有光与嘉定的情结，是从自己开始，儿孙为继，代代相传。据清代嘉庆年间编写的《南翔镇志》记载：“归世昌，字文休，昆山人，有光孙，天才骏发，与李流芳、王志坚称‘三才子’。”据镇志称：归世昌到南翔的缘由是“授经来槎”。槎者是南翔的别名槎谿的简称。这说明他是继祖父之传，到南翔是教书授业的。来南翔后与李流芳、王志坚关系甚好。李流芳是他祖父归有光的学生，此处不再赘言。王志坚是万历年间进士，少年时与李流芳同学诗文，法唐宋名家，归、李、王三人在南翔颇有影响，故有“三才子”之说。

《南翔镇志》中还有归昌世之子归庄的记载。归庄是归有光曾孙。史料称他诗文豪迈，与顾炎武相友善，时有“归奇顾怪”之说。《南翔镇志》何以将归庄列入“流寓”章节中，记载不详。笔者读归庄写的《看牡丹花自序》中说：“忆辛丑年，自昆山而太仓，而嘉定，而南翔，看牡丹三十五家，有文记之。”此说，归庄仅是一位经过南翔的过路客，以后是否往来较多，进而定居南翔，不得而知。但是明清时期，南翔确是很吸引人才的地方，不仅经济发达，文化也很昌盛。这里不加详述。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